漢書/卷096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西南夷兩粵朝鮮傳　第六十五 ◄

漢書
卷九十六上 西域傳　第六十六上

► 西域傳　第六十六下

序

西域以孝武時始通，本三十六國，其後稍分至五十餘，皆在匈奴之西，烏孫之南。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東西六千餘里，南北千餘里。東則接漢，厄以玉門、陽關，西則限以蔥嶺。其南山，東出金城，與漢南山屬焉。其河有兩原：一出蔥嶺出，一出于闐。于闐在南山下，其河北流，與蔥嶺河合，東注蒲昌海。蒲昌海，一名鹽澤者也，去玉門、陽關三百餘里，廣袤三四百里。其水亭居，冬夏不增減，皆以為潛行地下，南出於積石，為中國河云。

自玉門、陽關出西域有兩道：從鄯善傍南山北，波河西行至莎車，為南道，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、安息。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，波河西行至疏勒，為北道，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、康居、奄蔡焉。

西域諸國大率土著，有城郭田畜，與匈奴、烏孫異俗，故皆役屬匈奴。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，使領西域，常居焉耆、危須、尉黎間，賦稅諸國，取富給焉。

自周衰，戎狄錯居涇渭之北。及秦始皇攘卻戎狄，築長城，界中國，然西不過臨洮。

漢興至於孝武，事征四夷，廣威德，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跡。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，降渾邪、休屠王，遂空其地，始築令居以西，初置酒泉郡，後稍發徙民充實之，分置武

威、張掖、敦煌，列四郡，據兩關焉。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，西域震懼，多遣使來貢獻。漢使西域者益得職。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，往往起亭，而輪台、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，置使者校尉領護，以給使外國者。

至宣帝時，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。及破姑師，未盡殄，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。時漢獨護南道，未能盡並北道也。然匈奴不自安矣。其後日逐王畔單于，將眾來降，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。既至漢，封日逐王為歸德侯，吉為安遠侯。是歲，神爵二年也。乃因使吉並護北道，故號曰都護。都護之起，自吉置矣。僮僕都尉由此罷，匈奴益弱，不得近西域。於是徙屯田，田於北胥鞬，披莎車之地，屯田校尉始屬都護。都護督察烏孫、康居諸外國，動靜有變以聞。可安輯，安輯之；可擊，擊之。都護治烏壘城，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，與渠犁田官相近，土地肥饒，於西域為中，故都護治焉。

至元帝時，復置戊己校尉，屯田車師前王庭。是時，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，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。

自宣、元後，單于稱藩臣，西域服從。其土地山川、王侯戶數、道裡遠近，翔實矣。

婼羌國

出陽關，自近者始，曰婼羌。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。去陽關千八百里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，辟在西南，不當孔道。戶四百五十，口千七百五十，勝兵者五百人。西與且末接。隨畜逐水草，不田作，仰鄯善、且末谷。山有鐵，自作兵，後有弓、矛、服刀、劍、甲。西北至鄯善，乃當道云。

鄯善國

鄯善國，本名樓蘭，王治扜泥城，去陽關千六百里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。戶千五百七十，口萬四千一百，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。輔國侯、卻胡侯、鄯善都尉、擊車師都尉、左右且渠、擊車師君各一人，譯長二人。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，至墨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。地沙鹵，少田，寄田仰谷旁國。國出玉，多葭葦、橐柳、胡桐、白草。民隨率牧逐水草，有驢馬，多橐它。能作兵，與婼羌同。

初，武帝鹹張騫之言，甘心欲通大宛諸國，使者相望於道，一歲中多至十餘輩。樓蘭、

姑師當道，苦之，攻劫漢使王恢等，又數為匈奴耳目，令其兵遮漢使。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，兵弱易擊。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。王恢數為樓蘭所苦，上令恢佐破奴將兵。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，虜樓蘭王遂破姑師，因暴兵威以動烏孫、大宛之屬。還，封破奴為浞野侯，恢為浩侯。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。

樓蘭既降服貢獻，匈奴聞，發兵擊之。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，一子質漢。後貳師軍擊大宛，匈奴欲遮之，貳師兵盛不敢當，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，欲絕勿通。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，為貳師後距，捕得生口，知狀以聞。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。將指闕，簿責王，對曰：「小國在大國間，不兩屬無以自安。願徙國入居漢地。」上直其言，遣歸國，亦因使候司匈奴。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。

征和元年，樓蘭王死，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，欲立之。質子常坐漢法，下蠶室宮刑，故不遣。報曰：「侍子，天子愛之，不能遣。其更立其次當立者。」樓蘭更立王，漢復責其質子，亦遣一子質匈奴。後王又死，匈奴先聞之，遣質子歸，得立為王。漢遣使詔新王，令入朝，天子將加厚賞。樓蘭王后妻，故繼母也，謂王曰：「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，奈何欲往朝乎？」王用其計，謝使曰：「新立，國未定，願待後年入見天子。」然樓蘭國最在東垂，近漢，當白龍堆，乏水草，常主發導，負水儋糧，送迎漢使，又數為吏卒所寇，懲艾不便與漢通。後復為匈奴後間，數遮殺漢使。其弟尉屠耆降漢，具言狀。

元鳳四年，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。介子輕將勇敢士，繼金幣，揚言以賜外國為名。既至樓蘭，詐其王欲賜之，王喜，與介子飲，醉，將其王屏語，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，貴人左右皆散走。介子告諭以：「王負漢罪，天子遣我誅王，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。漢兵方至，毋敢動，自令滅國矣！」介子遂斬王嘗歸首，馳傳詣闕，懸首北闕下。封介子為義陽侯。乃立尉屠耆為王，更名其國為鄯善，為刻印章，賜以宮女為夫人，備車騎輜重，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，祖而遣之。王自請天子曰：「身在漢久，今歸，單弱，而前王有子在，恐為所殺。國中有伊循城，其地肥美，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，令臣得依其威重。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、吏士四十人，田伊循以填撫之。其後更置都尉。伊循官置始此矣。

鄯善當漢道沖，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。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，土地草木，畜產作兵，略與漢同，有異乃記云。

且末國

且末國，王治且末城，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。戶二百三十，口千六百一十，勝兵三百二十人。輔國侯、左右將、譯長各一人。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裡，北接尉犁，南至小宛可三日行。有蒲陶諸果。西通精絕二千里。

小宛國

小宛國，王治扜零城，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。戶百五十，口千五十，勝兵二百人。輔國侯、左右都尉各一人。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，東與婼羌接，辟南不當道。

精絕國

精絕國，王治精絕城，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。戶四百八十，口三千三百六十，勝兵五百人。精絕都尉、左右將、譯長各一人。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，地厄狹，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。

戎盧國

戎盧國，王治卑品城，去長安八千三百里。戶二百四十，口千六百一十，勝兵三百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，東與小宛、南與婼羌、西與渠勒接，辟南不當道。

扜彌國

扜彌國，王治扜彌城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。戶三千三百四十，口二萬四十，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。輔國侯、左右將、左右都尉、左右騎君各一人，譯長二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，南與渠勒、東北與龜茲、西北與姑墨接，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。今名寧彌。

渠勒國

渠勒國，王治鞬都城，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。戶三百一十，口二千一百七十，勝兵三百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，東與戎盧、西與婼羌、北與扜彌接。

于闐國

于闐國，王治西城，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。戶三千三百，口萬九千三百，勝兵二千四百人。輔國侯、左右將、左右騎君、東西城長、譯長各一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，南與婼羌接，北與姑墨接。于闐之西，水皆西流，注西海；其東，水東流，注鹽澤，河原出焉。多玉石。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。

皮山國

皮山國，王治皮山城，去長安萬五十里。戶五百，口三千五百，勝兵五百人。左右將、左右都尉、騎君、譯長各一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，西南至烏秅國千三百四十里，南與天篤接，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，西南當罽賓、烏弋山離道，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。

烏秅國

烏秅國，王治烏秅城，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。戶四百九十，口二千七百三十三，勝兵七百四十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，北與子合、蒲犁，西與難兜接。山居，田石間。有白草。累石為室。民接手飲。出小步馬，有驢無牛。其西則有縣度，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。縣度者，石山也，溪谷不通，以繩索相引而度云。

西夜國

西夜國，王號子合王，治呼犍谷，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。戶三百五十，口四千，勝兵千人。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，東與皮山、西南與烏秅、北與莎車、西與蒲犁接。蒲犁及依耐、無雷國皆西夜類也。西夜與胡異，其種類羌氐行國，隨畜逐水草往來。而子合土地出玉石。

蒲犁國

蒲犁國，王治蒲犁谷，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。戶六百五十，口五千，勝兵二千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，南與西

夜子合接，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。侯、都尉各一人。寄田莎車。種俗與子合同。

依耐國

依耐國，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。戶一百二十五，口六百七十，勝兵三百五十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，南與子合接，俗相與同。少谷，寄田疏勒、莎車。

無雷國

無雷國，王治盧城，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。戶千，口七千，勝兵三千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，南與烏秅、北與捐毒〈師古曰：「捐毒即身毒、天篤也，本皆一名，語有輕重耳。」〉、西與大月氏接。衣服類烏孫，俗與子合同。

難兜國

難兜國，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。戶五千，口三萬一千，勝兵八千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，南至無雷三百四十里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，南與婼羌、北與休循、西與大月氏接。種五穀、蒲陶諸果。有金、銀、銅、鐵，作兵與諸國同，屬罽賓。

罽賓國

罽賓國，王治循鮮城，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。不屬都護。戶口勝兵多，大國也。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，西北與大月氏、西南與烏弋山離接。

昔匈奴破大月氏，大月氏西君大夏，而塞王南君罽賓。塞種分散，往往為數國。自疏勒以西北，休循、捐毒之屬，皆故塞種也。

罽賓地平，溫和，有目宿、雜草、奇木、檀、槐、梓、竹、漆。種五穀、蒲陶諸果，糞治園田。地下濕，生稻，冬食生菜。其民巧，雕文刻鏤，治宮室，織罽，刺文繡，好酒食。有金、銀、銅、錫，以為器。市列。以金銀為錢，文為騎馬，幕為人面。出封牛、

水牛、象、大狗、沐猴、孔爵、珠璣、珊瑚、虓魄、璧流離。它畜與諸國同。

自武帝始通罽賓，自以絕遠，漢兵不能至，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。烏頭勞死，子代立，遣使奉獻。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。王復欲害忠，忠覺之，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，攻罽賓，殺其王，立陰末赴為罽賓王，授印綬。後軍候趙德使罽賓，與陰末赴相失，陰末赴鎖琅當德，殺副已下七十餘人，遣使者上書謝。孝元帝以絕域不錄，放其使者於縣度，絕而不通。

成帝時，復遣使獻謝罪，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，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：「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，後卒畔逆。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，罪莫大於執殺使者，所以不報恩，不懼誅者，自知絕遠，兵不至也。有求則卑辭，無慾則嬌嫚，終不可懷服。凡中國所以通厚蠻夷，愜快其求者，為壤比而為寇也。今縣度之厄，非罽賓所能越也。其鄉慕，不足以安西域，雖不附，不能危城郭。前親逆節，惡暴西城，故絕而不通；今悔過來，而無親屬貴人，奉獻者皆行賈賤人，欲通貨市買，以獻為名，故煩使者送至縣度，恐失實見欺。凡遣使送客者，欲為防護寇害也。起皮山南，更不屬漢之國四五，斥候士百餘人，五分夜擊刀斗自守，尚時為所侵盜。驢畜負糧，須諸國稾食，得以自贍。國或貧小不能食，或桀黠不肯給，擁強漢之節，餧山谷之間，乞匄無所得，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。又歷大頭痛、小頭痛之山，赤土、身熱之阪，令人身熱無色，頭痛嘔吐，驢畜盡然。又有三池、盤石阪，道狹者尺六七寸，長者徑三十里。臨峥嶸不測之深，行者騎步相持，繩索相引，二千餘裡乃到縣度。畜隊，未半坑谷盡靡碎；人墮，勢不得相收視。險阻危害，不可勝言。聖王分九州，制五服，務盛內，不求外。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，送蠻夷之賈，勞吏士之眾，涉危難之路，罷弊所恃以事無用，非久長計也。使者業已受節，可至皮山而還。」於是鳳白從欽言。罽賓實利賞賜賈市，其使數年而一至云。

烏弋山離國

烏弋山離國，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。不屬都護。戶口勝兵，大國也。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，東與罽賓、北與撲挑、西與犁靬、條支接。

行可百餘日，乃至條支。國臨西海，暑濕，田稻。有大鳥，卵如甕。人眾甚多，往往有小君長，安息役屬之，以為外國。善眩。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、西王母，亦未嘗見也。自條支乘水西行，可百餘日，近日所入云。

烏戈地暑熱莽平，其草木、畜產、五穀、果菜、食飲、宮室、市列、錢貨、兵器、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，而有桃拔、師子、犀子。俗重妄殺。其錢獨文為人頭，幕為騎馬。以金銀飾杖。絕遠，漢使希至。自玉門、陽關出南道，歷鄯善而南行，至烏弋山離，南道極矣。轉北而東得安息。

安息國

安息國，王治番兜城，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。不屬都護。北與康居、東與烏弋山離、西與條支接。土地風氣，物類所有，民俗與烏弋、罽賓同。亦以銀為錢，文獨為王面，幕為夫人面。王死輒更鑄錢。有大馬爵。其屬小大數百城，地方數千里，最大國也。臨嫗水，商賈車船行旁國。書革，旁行為書記。

武帝始遣使至安息，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。東界去王都數千里，行比至，過數十城，人民相屬。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，以大鳥卵及犁靬眩人獻於漢，天子大悅。安息東則大月氏。

大月氏國

大月氏國，治監氏城，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。不屬都護。戶十萬，口四十萬，勝兵十萬人。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，南與罽賓接。土地風氣，物類所有，民俗錢貨，與安息同。出一封橐駝。

大月氏本行國也，隨畜移徙，與匈奴同俗。控弦十餘萬，故強輕匈奴。本居敦煌、祁連間，至昌頓單于攻破月氏，而老上單于殺月氏，以其頭為飲器，月氏乃遠去，過大宛，西擊大夏而臣之，都嫗水北為王庭。其餘小眾不能去者，保南山羌，號小月氏。

大夏本無大君長，城邑往往置小長，民弱畏戰，故月氏徙來，皆臣畜之，共稟漢使者。有五翕侯：一曰休密翕侯，治和墨城，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；二曰雙靡翕侯，治雙靡城，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；三曰貴霜翕侯，治護澡城，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，四曰肸頓翕侯，治薄茅城，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；五曰離附翕侯，治高附城，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。凡五翕侯，皆屬大月氏。

康居國

康居國，王冬治樂越匿地。到卑闐城。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。不屬都護。至越匿地馬行七日，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。戶十二萬，口六十萬，勝兵十二萬人。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。與大月氏同俗。東羈事匈奴。

宣帝時，匈奴乖亂，五單于並爭，漢擁立呼韓邪單于，而郅支單于怨望，殺漢使者，西阻康居。其後都護甘延壽、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，誅滅郅支單于，語在《甘延壽、陳湯傳》。是歲，元帝建昭三年也。

至成帝時，康居遣子侍漢，貢獻，然自以絕遠，獨驕嫚，不肯與諸國相望。都護郭舜數上言：「本匈奴盛時，非以兼有烏孫、康居故也；及其稱臣妾，非以失二國也。漢雖皆受其質子，然三國內相輸遺，交通如故，亦相候司，見便則發；合不能相親信，離不能相臣役。以今言之，結配烏孫竟未有益，反為中國生事。然烏孫既結在前，今與匈奴俱稱臣，義不可距。而康居驕黠，訖不肯拜使者。都護吏至其國，坐之烏孫諸使下，王及貴人先飲食已，乃飲啖都護吏，故為無所省以誇旁國。以此度之，何故遣子入侍？其欲賈市為好，辭之詐也。匈奴百蠻大國，今事漢其備，聞康居不拜，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，宜歸其侍子，絕勿復使，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。敦煌、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，給使者往來人、馬、驢、橐駝食，皆苦之。空罷耗所過，送迎驕黠絕遠之國，非至計也。」漢為其新通，重致遠人。終羈縻而未絕。

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，有奄蔡國。控弦者十餘萬人。與康居同俗。臨大澤，無崖，蓋北海云。

康居有小王五：一曰蘇薤王，治蘇薤城，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；二曰附墨王，治附墨城，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；三曰窳匿王，治窳匿城，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；四曰罽王，治罽城，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；五曰奧鞬王，治奧鞬城，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。凡五王，屬康居。

大宛國

大宛國，王治貴山城，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。戶六萬，口三十萬，勝兵六萬人。副

王、輔國王各一人。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。北與康居、南與大月氏接，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、安息同。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，富人藏酒至萬餘石，久者至數十歲不敗。俗耆酒，馬耆目宿。

宛別邑七十餘城，多善馬。馬汗血，言其先天馬子也。

張騫始為武帝言之，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，以請宛善馬。宛王以漢絕遠，大兵不能至，愛其寶馬不肯與。漢使妄言，宛遂攻殺漢使，取其財物。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，連四年。宛人斬其王毋寡首，獻馬三千匹，漢軍乃還，語在《張騫傳》。貳師既斬宛王，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。後歲餘，宛貴人以為「昧蔡諂，使我國遇屠」，相與共殺昧蔡，立毋寡弟蟬封為王，遣子入侍，質於漢，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。又發使十餘輩，抵宛西諸國求奇物，因風諭以伐宛之威。宛王蟬封與漢約，歲獻天馬二匹。漢使采蒲陶、目宿種歸。天子以天馬多，又外國使來眾，益種蒲陶、目宿離宮館旁，極望焉。

自宛以西至安息國，雖頗異言，然大同，自相曉知也。其人皆深目，多鬚髯。善賈市，爭分銖。貴女子，女子所言，丈夫乃決正。其地無絲漆，不知鑄鐵器。及漢使亡卒降，教鑄作它兵器。得漢黃白金，輒以為器，不用為幣。

自烏孫以西至安息，近匈奴。匈奴嘗困月氏，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，國傳送食，不敢留苦。及至漢使，非出幣物不得食，不市畜不得騎，所以然者，以遠漢，而漢多財物，故必市乃得所欲。及呼韓邪單于朝漢，後鹹尊漢矣。

桃槐國

桃槐國，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。戶七百，口五千，勝兵千人。

休循國

休循國，王治鳥飛谷，在蔥嶺西，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。戶三百五十八，口千三十，勝兵四百八十人。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裡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。民俗衣服類烏孫，因畜隨水草，本故塞種也。

捐毒國

捐毒國，王治衍敦谷，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。戶三百八十，口千一百，勝兵五百人。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。至疏勒。南與葱嶺屬，無人民。西上葱領，則休循也。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，北與烏孫接。衣服類烏孫，隨水草，依葱領，本塞種也。〈師古曰：「屬，聯也，音之欲反。」〉

莎車國

莎車國，王治莎車城，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。戶二千三百三十九，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，勝兵三千四十九人。輔國侯、左右將、左右騎君、備西夜君各一人，都尉二人，譯長四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。有鐵山，出青玉。

宣帝時，烏孫公主小子萬年，莎車王愛之。莎車王無子，死，死時萬年在漢。莎車國人計欲自托於漢，又欲得烏孫心，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。漢許之，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。萬年初立，暴惡，國人不說。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，並殺漢使者，自立為王，約諸國背漢。會衛候馮奉世使送大宛客，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，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。還，拜奉世為光祿大夫。是歲，元康元年也。

疏勒國

疏勒國，王治疏勒城，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。戶千五百一十，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，勝兵二千人。疏勒侯、擊胡侯、輔國侯、都尉、左右將、左右騎君、左右譯長各一人。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。有市列，西當大月氏、大宛、康居道也。

尉頭國

尉頭國，王治尉頭谷，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。戶三百，口二千三百，勝兵八百人。左右都尉各一人，左右騎君各一人。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，南與疏勒接，山道不通，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，逕道馬行二日。田畜隨水草，衣服類烏孫。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